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89/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2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七四冊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兩朝疏抄十二卷(二)

〔明〕顧爾行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大名府刻本

..... 一

皇明留臺奏議二十卷(一)

〔明〕朱吾弼等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刻本

..... 四五五

皇明兩朝疏抄十二卷(二)

〔明〕顧爾行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大名府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朝疏抄

十二卷》提要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六

時政類

直陳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度勢量才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絳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倦以敬 天法 相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極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更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天下之心志臣不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一

揣慮隨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欵上請用備

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 聖主備位輔朝爰與

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

建白但臣之愚昧切見 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

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聚

避形迹披瀝上陳期于宣照 主德而齊一眾志非有他也伏

乞 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一省議論臣聞

天下之事慮之實詳行之貴力謀在于眾斷在于獨漢臣申公

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

聞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人而朝由暮貶或前後

原缺第二至四葉

陳愚見以裨 聖治疏

凌儒

臣謂人臣生值 昌明之時復違可言之會乃不能殫心畢知以裨時政之萬一不可謂忠臣愚無知待罪言責久矣茲者伏遇 聖明風夜孜孜以求治理而大臣亦多精白以承 休德臣愚偶有所見敢復避忌而不一吐納於君父之前哉臣竊見 今日近臣清肅矣而外臣之貪墨者未見回風選將公明矣而操軍之虛冒者未聞改轍茲憲屏除矣而昏哲之伏處者未遂登崇此皆海內日昃昫焉延頸企踵以俟而不容不蚤慰其心者也臣謹據事條列如左伏望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 一曰重貪墨之罰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五 凌儒

以勵頹風蓋 國家建立在外大小臣工凡以為潤澤生民保安地方之計而其最切且要者則在布政與知府知州知縣等官者此輩不貪則保釐司牧咸得其人民瘼庶幾其有瘳矣奈何此輩提方寸之印任意伸縮錢糧朝又營私執猷朴以鞭笞百姓其所以括取常規舊例火耗秤頭與夫因事受贓指公科歛甚至假借軍餉名色動罰大家富戶輒至幾百幾千權隨剝膚民不堪命至是極矣然其所以肆無忌憚者亦以賊克之罰太輕蓋曰縱或敗露彰聞重不過為民次亦不失冠帶以去此外更無憂矣則其所以嗜利殉財惟日不足又何所顧而不為哉臣謂

今日在內臣工率相重名檢而該者甚而 明旨屢頒復諄諄乎私覬是禁迺日聽外官之貪墨如故不為破格一處如吾民之倒懸何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撫按將屬內貪墨異常者不得優以藩司官尊卑科可惜不得待以朝觀罷斥差完論劾即不時指實矣 聞仍令該部今後遇有指名特奏者不得槩擬開任為民務須重擬以憑繫解來京追贓治罪其事情稍輕應行提問者該部仍酌地方遠近限以具 奏之期不許歲月遷延復致倖免其有先經論劾見行提問久而不報者進行切責為何姑息長姦如此則禁例之中飭益嚴風聲之感召自別而懲一警百之餘庶貪黷者稍知改弦易轍矣 一曰革虛冒之兵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六 凌儒

求實用蓋 國家設置春秋操軍凡以護衛都城即古所謂采薇之戍此甚善也奈何法久弊滋有空名而無實益除山東河南尚依限赴營稽獎頗以者姑不論外獨江北直隸臣自束髮以來未聞每年有一軍上班有一批迴附卷者邇來雖立法稽查甚嚴領操官察提降罰殆盡卒不能使一人來京何也蓋中都留守司所轄凡操軍共四萬四千有奇通計行糧銀一十四萬餘兩各在該府關給百計留難如該班應給銀一千止先給與三百即三百之內又皆加一扣除領操官得此止帶一二管事人役後巡赴

京隱姓諱名上下打點予以東支而吾萬一稽查即便棄營而走矣其所以頂名代役者又多在京積習之徒專一用強包占而營官以納賄為便該吏以得財為常左右通同尅減賣放者十且八九此其行無所資勢不能來而茲有所售且不必米其為弊非一日矣夫 朝廷外則歲費銀十餘萬兩以給軍內則歲費米數萬石以養軍乃竟無分毫之用或者猶謂法不可以卒變是徒知愛禮存羊而不知採雉忘賢者也合無 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將江北操軍免其赴京止將原額行糧銀兩如數徵解仍於應操各軍名下每名量追銀一兩謂之免班責令衛所掌印官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七

凌三編

知則充養純粹輿論又乎有所謂吉水羅洪先其人者行誼優長鄉評推重有所謂華亭林樹聲莫如忠臨川徐良傳其人者廉正自守終始弗渝有所謂汶上吳嶽其人者疆毅有為盤錯不變有所謂金谿吳悌其人者此數臣者或懲創益深而才行可用或沉疴久起而年力方強即今身處獻畝之中非不忻幸有昇平之遇而思欲一置身於 聖明之朝也苟失今不蚤為錄用而風采不表見于後固若輩之所甘心者而野有遺賢其謂之何臣謂頃者既多罷斥匪人而將來復者黜不肖人才亦幾于乏矣此而舉隱逸以接續之誠 今日之所不容緩者合無 勅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八

凌四編

下該部再加採訪果臣所舉或非繆妄將羅洪先等隨材器使及時登庸使不使臣愚冒知而不舉之嫌復不使天下抱舉而不用之嘆若夫限于耳目未周聞見未悉許地方撫按各拔其尤疏其名以 聞如濫舉以樹私恩若三十七年借邊材以希進用者連坐所舉如此則江漢鮮焉綸之士四方集千里之材而拔茅連茹之餘庶在列者咸知所觀感興起矣伏乞 聖裁

陳愚惻以廣 天恩疏

顧存仁

臣聞宋儒周敦頤曰乾稱父坤稱子茲親焉乃混然中
 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若父母宗子大臣宗子之家
 相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憐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
 也至聞 先師孔子曰黃帝堯舜氏作而正變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天佑之吉無不利而終之曰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知人君與天地常相為
 流通君道失而天下否 上天未嘗不降災以示怒君道
 得而天下泰 上天未嘗不垂祥以示喜而人君所以知
 化以善述窮神以善繼者又未嘗不以天下之心為心天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九 仁一元

之所怒者人君亦怒之天之所喜者人君亦喜之此天人
 交感之機父母宗子一氣流通之妙一定而不可易者是
 故帝王之治始於幾農成於皇帝至堯舜則通變神化法
 制大備而鳳凰來儀自堯舜之後歷幾百年至成周之治
 肇基於后稷顯承於文武成康則制禮作樂郁郁乎文而
 海不揚波當時之替其治者不過曰恭己曰無名曰刑措
 不用是知堯舜成康之法天為治也當其法制之未備人
 文之未治未嘗不乾旋坤轉發揚蹈厲以新天下之耳目
 比其法制之既備人文之既洽又未嘗不歛寂神功休養
 生息以疑天下之心志此其治所以至矣稱盛說者謂泰

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者有自也自成康之後歷千餘年
 至我 太祖高皇帝出斟酌漢唐宋元制而一準於成周
 我 成祖文皇帝又重起而恢之而其治可謂一新矣迨
 我 皇上中興御極十七有紀凡天下之利病制度之因
 革或出於 祖宗之未暇或由於近代之廢弛莫不次第
 舉行煥然大備而寶靈靈鷲不一而見乃今秋 明堂
 配享稱 祖稱 宗而景靈宮見亦不旋踵及至昨朔
 冊上 皇帝上帝之大號而天心下鑒星月爛然加尊
 高祖高后之鴻號而 祖廟晉款 天日精明當其時宇
 宙之和氣充塞臣民之惟祈無間雖唐虞成周之際直元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 仁一元

會合之運恐無以過於此者則 朝廷之禮樂可謂曠古
 而無倫 皇上之功德可謂格 天而無二矣臣備員該
 科濫叨侍從何幸身親見之茲有一得之愚可以迓 天
 休頌 德者不為 陛下獻之豈惟所以負 陛下抑且以
 負 良時矣謹條為五事冒昧 上陳伏乞 勅下廷臣
 詳議題 請推類施行務使天下得 虞周之盛而萬世
 之下復稱 陛下為恭己無名刑措不用之君此實千載
 一時也若我 皇上恭默以承 天休靜息以培民命此
 又在 陛下躬行而獨得之者臣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
 一曰廣曠蕩之詔臣聞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至於夫... 况於人乎今大 皇天上帝 陛下之父母 陛下 皇 天上帝之宗子也而天下之顛連無告者又皆 皇天上 帝之所生 陛下同胞之赤子也今我 皇上因 明堂 配父而冊 天尊 祖此自古未有之典禮也 天心鑒 悅而雲日燦爛此自古未有之祥瑞也近該刑部審錄重 囚而特詔暫罷上廣 天恩及該御史胡子中奏決罪囚 而順天八府一體 詔罷此又自古未聞之 恩澤也目 今 詔示中外使不溥承 天意以廣 天恩槩破常調 以垂曠典則 陛下視今日亦猶夫常耳何以昭示華夷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一 仁三本

笑而向隅獨泣臣决知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忍者... 一不蒙 恩宥而費志俱沒豈不為 大造之憾而... 之累哉伏乞 勅下廷臣議擬合無今日 大詔之頒凡 臣民 恩賜破例加隆至於寬宥無辜比前特廣其他諸 戍諸臣一體 矜宥 俾得生還鄉土均為 聖世之民 同歌太平之盛豈不休哉至於節年言事謫降與夫邇來 舉薦諸臣併望推廣 天恩不拘常例一體查奏陞用及 或自後言官狂妄而志非有他者亦乞 賜優容豈惟 民臣之幸我 皇上渾淪平蕩之治真與天地同休而萬 物一體矣二曰崇安靜之吏臣聞漢帝元和之詔曰俗吏 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懼愒無 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此誠王者之言深識治體之詔也 今我 皇上制作無前而上天垂鑒禮樂之蓋世可謂咸 備而無缺功德之及人可謂深洽而無外矣雖補偏救弊 之方時不可無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此正 陛下與天下休養生息相忘於善養而治之日也夫何邇 年以來守令出宰往往厭棄舊章好為新政不究 國家 之大本大原惟屑屑於簿書期會之間不詳生民之大利 大弊惟瑣瑣於毛錐釐色之末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勝 於前官而受知於當路如興一利也名曰愛人後之欲自

附於愛人者復欲更張之不知 祖宗之良法固在也利
未及而民先不勝其擾矣况未必利乎如除一弊也名曰
節用後之欲自附於節用者復欲裁省之不知有司之用
度固在也用日節而民益不可為貞矣况未必節乎此自
昔之常態莫有甚於今日者使為常道者更復惟其名不
惟其實形之薦刻考之課最者俱若人馬則後之為政者
安得不效尤之而人甚一人日甚一日亦信如是則政體
之得失生人之理亂彼必至於不顧其勢不得術所以誰
眾屈指以待遷者積弊以遺後人豈有肯加惻怛於細
民助 陛下流教化者耶此仁人之所隱憂而司 國柄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三 伍五
者不可不亟反之也臣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而孰
所趨或有所偏而節用之言官之建言廷臣之建議頒之
詔諭詳悉無遺至於今年天下朝 觀官員款開利病吏
部採擇題行者尤簡要而切當但各官到任不齊邸報之
抄傳未盡司府之文移若繁新官之民情未諳其勢不得
不視為故紙束之高閣者限於不及觀智者眇為不足
觀反欲出已見以創為新政此 陛下所以有配天之德
格天之政而天下黎元未嘗不享安樂樂業之休者未必
不由於此伏乞 勅下該部備行內外官員務要上遵
皇祖成法盡修職業不必紛紛為新政以紛擾或令該部即

將近日條約所陳利弊及香近年 欽詔事宜凡有益於
郡縣者悉繕成帙遇初選官員如降頒知事劄人授一冊
以便省覽未必不為策仕之助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
命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垂矣三曰重撫按之責
臣聞天下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天官之黜陟係撫按之
薦劾是撫按者守令所視以賢否天官所視以黜陟生民
所視以休戚即古代天子巡狩之職而可任非其人如往
年 皇上勅諭部院曰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克盡
職以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近該吏部題選急缺風憲官
事奉 聖旨近來御史出產律律恣肆不遵憲綱今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四 仁六言
你每務要揀選老成持重的補用不許一槩濫授大哉
皇言誠切中時弊矣惟撫按之薦劾不貴多而貴精至於
巡行之懲勸不以刻而以慎昔人所謂賞一人而天下勸
罰一人而天下懼者用此道也以薦劾言如近年之指派
刻為名派日積良為廉潔者固不足道至若所舉者必欲
盡其人以市恩而漫無皂白之可別所劾者必欲得其人
以備數而不顧他長之可取則亦非公平之體也以巡行
言如近年之捨琴鶴而肥身指狐狸而埋轍者固不足道
至若以果餘為謀最重者之查盤者務欲設法盜賊以除
強盜能吏而耗之訪督者惟顧入人之罪則又殃民之尤

者也他如唯諾攀奉不思士風之日下趨走問謁而不恤驛傳之騷擾近該湖廣都御史顧鄰兵科都給事中朱隆禧已言之矣至於更調一節尤所當慎臣惟天之生材不甚相遠而許承兼吏重聽何傷以操觚染翰之徒且又臨之於以上當道者遽憑喜怒而責成效不知數易其吏送故迎新所易新吏又未必皆賢徒相益為亂耳此漢臣黃霸之言尤為今日切弊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行令撫按今後按臨務要恪修職業共持大体以自表率至其舉劾懲勸更簡調繁以報 陛下者必精必慎以保我黎民至於各官之陞調撫按之推選該部亦不得輕舉濫授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五

仁七

交固其心則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垂矣四曰慎考察之政臣聞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是以伯鯨治水無功必待九載而後考黜臯陶為士執法而堯宥之三信夫人材難得而罰疑惟輕也目今京官而當事者不以惜材為念而精考核巨恐以二卵棄千城以能言信宰我不肖者漏網而為善者懼矣臣聞 祖宗之朝治化渾淪人皆修飾而考察數少至成化弘治之期而此意尚在也昨年考察京官而至今備究未必非各官之罪而當事者亦或徇耳

目為是非任喜怒為憎愛植同異為怨恩失之太而過刻也爾因廷臣建議各官之負盈于下者 陛下數數 詔舉而用之得非以往年之大濫而人材之可惜乎殊不知今日所謂賢而舉用者即往年所謂不肖而考察者與其憐舉之于既黜之後孰若精慎之于未黜之先乎此其情不可以不矜而當事者不可以不察也又况 皇上 御極年久 德化之洽決諸臣者比前特深而諸臣之漸濡而向化者脩飾亦異比正 陛下與天下相忘于垂裳而治之時與諸臣相忘于家人父子之日即今 大禮告成 皇天垂鑒薄海內外皆欲同春而諸臣之服勤左右奔走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六

仁八

後先周旋侍從之間親見 德化之成者顧不大垂 曠典以 錫其身家以矜其罪過此豈 皇天一視同仁之心 陛下推息自近之意乎伏乞 勅下部院明年考察務以愛惜為心以寬厚為本秉公持平開誠布公比往年事例特加情恕以仰体 陛下之意以上答 皇天之心 陛下之于自陳待罪者亦乞 賜優容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則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 天休永垂矣五曰抑邪佞之風臣聞堯舜之命禹精一執中之言書之而又諄諄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孔子對曰四代之禮樂告頽淵而又終之曰放鄭

聲遠使人信夫邪佞之言易惑而可畏也乃今如 明
 告成雖因豐坊之建言 聖心之定議已久矣吳璋何人
 而議如誤農害義甚於釋氏之徒 皇上之欲化正有
 旨矣僕疑秀何人而乞度其他蟬噪蛙鳴紛紛不已獻書
 獻頌源源不絕釋此 禮樂大明之時 天心垂鑒之日
 不預為 詔諭以禁其將來臣恐造言生事以瀆 聖聰
 者不止於吳璋巧言令色以搖 國是者不特於葉凝秀
 矣伏乞 諭中外以昭示人人使知吾 聖明正教中
 天如日或有前項之徒出位陳言乘間希進者各該衙門
 務要參察究治及隨者察官目今在邇近來遊食之徒
 多有罷附官吏黜退生儒脫逃軍伍潛住京師希圖教唆
 本狀詐害良善挾制官府報復仇怨甚至匿名投書暮夜
 黏貼糾糾成風漸不可長蓋有不止於希求進用而已者
 近該禮部察治生員黃淮奉 聖旨今後罷黜生員并各
 色人等潛住京師假以建言為由希圖進用及寫本狀教
 唆挾騙人的着緝事衙門訪拏照例枷號發遣 陛下之
 意已先得之矣伏乞通行巡城御史緝事衙門預令用心
 緝拏重則開送外輕則送回原籍仍責月報有無以驗
 勤惰務使公議止出於臺諫而無容家於蠹蟻 國是常
 時于 廟堂而不信或於真寤則效一而風俗美人心

皇明朝疏抄

卷六

十七 仁九

定而士習端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二
 而 天休永垂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十八 仁十

時務最要三事疏

魏時亮

臣聞帝王之治以親親為先以禦虜為急以仁民為大方
今天下有三患 親親則藩祿不給矣禦虜則邊餉不
足矣仁民則公私告匱矣 皇上冊位 東宮首念 宗
藩祿之缺東西... 莫多官安攘之謀 登極布令
重軫國區民艱之急則我 皇上所加意者固恒以此三
大患為首務臣等效忠君父者又敢不竭犬馬之思而念
切 國家之計哉語曰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尚以為
安今日 國家匱乏之勢何以異此臣請為 皇上備言
之臣等伏聞 宗藩者 天潢之戚脉也匹夫而饑寒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八

九

時一

皇上且將惻然動念矧 天潢乎廼今 宗室蕃盛屬祿
日增各處竭民脂膏不足供歲入之半祿厚者猶可展祿
薄者轉死溝壑昔人謂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
今者遠在 天潢非細故也饑寒迫其外復無禮義以養
其中有識之士方抱長慮矧日前已難支持即日後作何
措處此而不為之計真賈誼所謂及今不治必成痼疾者
矣臣等淺見薄識何能為謀顧區區一念愛 國不容自
已嘗伏思之有一時教養之計有百世經久之計所謂一
時教養者何蓋 宗室最多之慶貧困焉極矣子弟失教
之素不檢者多矣創立宗學不但為禮義之關實可資為

生養之地伏在今日切不可視宗學為緩圖也禮義之性
或驕淫是肆禮義之習非預養弗成勢眾易於變生困極
易於為暴苟不籍禮義以維之詎能久乎是以 宗藩條
例首載乎此而各處並未舉行者何哉以事有本原得其
本原則事可就緒今宜 申勅巡撫如例內所謂悉采
武岡王議特建一學特選 宗室中行修舉著者一人為
宗正以主宗學一應事行專責巡撫為提督官此事之原
也三者如其議然後教... 師生習學出學及稽考賢否并
放縱傷教者崇秦降革之條方可責在巡撫著實舉行但
提督在巡撫而教訓仍口責在提學地方大遠并責在該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十

時二

道守巡等官其 宗室多處特建一學果少處即宜於府
縣軍民學內闢除空地一段創立一 祖訓堂并號舍以
便宗生肄業宗學教訓 守重德行宜訪其性度時加拘檢
詢其素行立為勸戒凡 具宗饑困率由奢侈所致教訓之
中更宜申重申身節儉之義嚴加提撕警覺蚤令習與性
成若宗學條教脩明宗 正各就規矩守巡等官俱聽巡按
特薦不次超擢然臣等 又謂可資為生養之地者蓋貧窘
宗室於中有行誼最著 且加風勸者責令巡撫舉來在學
於常祿外養以訓導一 官之俸舉當必賞濫舉者罰其餘
極貧無倚所當賑救如 非行誼應舉者宜於常祿外日量

給學米賑之有貧不能養者且呈到學量助其宗生固宜
少課文辭而貧宗子弟更宜復開醫學一路延取醫師教
訓是禮義負富交相為養誠今日處 宗濟之急務焉但
貧宗之勢亟矣或乞食道途或投身傭隸此固途人所不
忍而親 郡王之支派伊邇者何獨忍之况祿厚者坐享
貧迫者環視非久安之道也今宜因 宗學之建定議
郡鎮國各仰答 祖宗之靈深思一體之誼特開勸學睦
宗之例凡祿萬石者歲薄捐五分之一祿二千石者歲薄
捐十分之一祿一千石者歲薄捐二十分之一扣存該處
衙門悉收作宗學內風行詛賑貧之助欵聖之用夫勸學
皇明兩朝錄抄 卷六 十一 聖
睦宗為善最樂我 皇上特賜聖書扁額以獎異之各分
祿之數歲者為例此尤宗學所當懸屬之誼也凡此皆不
過一時教養之計耳苟為百世經久之慮宜及今養為之
計焉蘇軾有言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
今貧宗多慶聚居一城不但民力難供抑且地方有限在
官府莫能為之謀即各宗自為生計亦無所措手足焉語
曰聚則爭爭則亂無事既相尚以駢侈之風有事又相邀
為挾制之術皆聚故也茲急宜散之於 宗室最多極貧
之處如平涼大同開封等府專責該處撫按就本省相度
止府州縣大縣去守巡稍近地方可安插 宗室者奏

請酌量分封然後生計可活 宗室可分也 宗室之
遠稍便搬移原封除什物自 行變賣外其房產歸宗
以助分封房舍皆限令狹小亦備封并王府地方
有司正官伏乞著為 令典例 宗室有異
肆者有司仍許暫行拘管守位 一面稟知該管 親郡一
面徑自奏 聞一一著為令 此分封所當議者不容緩
也伏見中上邊方宗甚貧迫且有曠闕其在各處宗室者
連阡陌之田宗貧者無立鑽之地皆不可不措處也伏乞
嚴限各撫按守巡查有官民無碍田地酌量歲可收租利
若干各給貧宗抵折祿糧若干俾各令人佃種更嚴立登
皇明兩朝錄抄 卷六 十二 聖
勘之法除 親王 欽賜田土查明外若 親郡以下係
干祿獻私占者 嚴勅撫按守巡查勘并諸人首肯除以
前不論外以後該歲收租利幾何可抵折祿糧幾何查
果無碍仍給 宗室本主營業但抵折祿糧只許發足三
分之一其二分仍支祿糧若已足三分之一者凡多餘
田土通行扣出給與別宗儘無別宗地方入官管理此
利所當均者不容緩也嘗聞非禁之禁士庶必嚴 天潢
可混 祖宗在天之靈不能無心恫者迺今花生于女禁
止不與口糧而冒以花生袍養 混 玉璫者全無重罰
豈所以嚴族類之辨慰 祖考之心乎若無嚴立保勘又

不過紙上虛文微隱難知誰能敵怨伏乞 申議除保勘
舊規已行外今後責任 親郡通行嚴禁乞 宗室及本
家宮眷親屬牧生等婦知情者各赴該管 親郡并官府
衙門舉首舉首之人行布政司或本府懸賞賞銀五十
兩或三十兩若已汗混 玉牒者所犯 宗室撫按奏
請定行黜削此 天潢所當辨者不容緩也此三者皆自

世經父之計雖非奇論實可必行儻當事者以遠慮為心
庶幾或以一得可採議者又謂宜依 國初遼韓伊岷肅
諸府之制祿米皆二千石 郡王遞減又謂漢宋得應制
舉及工商各治生為兩便此二者雖經具題臣等未容輕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三 時立守

議但第則思變則思通苟不措處久益難圖冀謀國者
重加留意仰惟 皇上憐憫貧宗 勅下該部查務務申
嚴宗學之法刻期創建定議經久之計責在必行也乞
特賜璽書與各該 親郡王府獎諭指授宗學尚義睦宗

凡事體應責地方撫按有司各官者俱限文書到日半年
一年奏報此 宗藩所當計處者一也 國家定都燕

去邊咫尺邊事振則安邊事壞則危茲欲大張邊計非選
練將士不可欲結士心非厚充邊餉不可先年邊餉之法
藉商人中益屯田於邊頭利而官亦利今則取給 內帑

邊屯廢而塩課日增商困而官倉困焉去歲仰遵 明諭

廷議籌邊申重理塩法之一策特設屯塩大臣選用才望
蓋誠有見於此而思為救急之計矣伏考 廷議有曰奏

請 簡用俾之清理因以興屯田之利裕塞下之民此專
為塞下 非為內地也迺昨 欽遣大臣一往江北一往江
南一往河東等處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等處屯田往

江南者兼理浙江湖廣雲貴等處屯田往河東者兼理四
川等處屯田是內地在所重而塞下反在所畧夫屯田塩
法相為表裏專以塞下屯田言也若內地之屯田原與塩

法無相干與緣內地省直屯田自有省直專責以經理則
有巡撫以專管則有分守屯田等道以查覈虛實則有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三十四 崇

按御史封疆既濶事體亦殊今徧以一大臣兼統之豈惟
巡歷之難周亦且查訪之不及不過行文各該地方添一
造冊繳報而已今仍宜責在該部申明體專責各省巡

撫與分守屯田道以下等官各務實修屯政嚴立舉劾外
而昨者 欽遣大臣誠悉罷蕪山東河南浙江湖廣雲貴
四川等處屯田事務只宜各分搭九邊屯塩地方管理俾

各清理塩法外專意興復塞下屯田如是而後仰答 聖
明不負初議何者塩法清理一巡撫御史稍加久任可責
成之若三大臣則專為清塩法於內而因以復屯塩於外
焉為不然其非議 遣之初意以慰中外人心之屬望者

但九邊分搭管理或謂以遠近分搭則江南鹽法即宜經理
理酌邊保定等處也塩江北塩法即宜經理宣大山西等
處屯塩河東塩法即宜經理延寧甘肅屯塩或謂宜以事
體相關分搭則又宜查酌屯塩輩例凡商人報中於其邊
即支塩於內地其處者今大臣清理內地其處塩法即宜
管理其邊屯田因各商支塩報中地方以為大臣分搭
管理庶內外相關事體亦便若謂塩法清理稍易屯塩興
復其難殊不知大臣設心惟思利國有利於國不以其難
而遂委之無利於國不以其易而苟為之今三大臣之
遣專欲復邊商之屯中也議其難者不過曰 內帑日夕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十五 時七 元
給邊專藉塩引折色一旦赴邊報中則在邊尚未得本色
之利而在內已先乏給發邊餉之資不知利不可以驟興
法莫良於遠慮又遠之計興復屯塩為最即在目前酌處
盈縮有方何者凡在內塩額初年以十分為率宜令八分
仍納折色二分赴邊庶在內折色尚多在邊脩復以漸其
赴邊商人必令厚利漸使樂趨待邊屯大典本色果賤每
年漸加以漸可多復焉若謂虜犯非時邊屯難種今在邊
屯軍非赤子耶果如所言邊塞將不保矣得塩商而邊屯
愈固虜犯愈難但今屯塩大臣必宜令兼領修築墩堡
勅書事務俾屯軍塩戶墩堡可觀一應事宜聽大臣悉心

措處惟當畢者責而成之苟利 社稷誠非久任不可所
遣大臣一考三考累有勞績則倍加 恩蔭特獎即本
任漸進尚書 官保之職俟後在內正卿員缺仍內補又
任以酬其勞統之 皇上加念籌邊大計 勅下該部查
議 欽遣三大臣專職責令各兼邊鎮屯塩重務又任考
成必期興復 祖宗良法庶邊儲不匱而官商軍民皆利
此屯塩之當計處者二也伏讀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
聚人曰財是天子所以聚人民守天位所需於財用者至
急也今者府庫空虛百姓窮困則民不可聚矣不可聚豈
特為民患已哉言及至此良可寒心將欲蠲稅以裕民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二十六 時八 元
度支無終歲之計將欲取民以足國而百姓有誰憐之憂
議者乃遂括天下府庫之餘以充目前匱乏之用殊不知
府庫不遺錙銖甚非地方之福萬一變生不測官民將求
手待斃矣今宜酌量停止各處府庫搜括外其所以為急
救之策者惟在責成乎守令焉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邇者百姓之不足實守令之不良致之也近年多慮守令
非才止為卓異勅獎紛纒多資失策尤甚自卓異之名出
而守令之職怠矣何者天下人材不相遠其今以其之才
為異而彼不以異稱者在賢智之士將感慨俗論而少懈
其心彼不賢之徒必希覬他途以營求其進雖中有賢可

稱誦者置之薦列誰曰不宜一立此名實緣播過之輩實
多飾詐匿情之風方起則官風愈偽而吏治漸虛恒卓異
之名談之也至於上下成風共善奉承太過故守令奔走
無虛日一以能稱即致上司委用故州縣上官多差遣茲
欲大振吏治須能卓異者其迎送奉承與正官差委務
查近題事例嚴立禁律者定行察黜一二示戒如是則
守令不緣虛名以亂實心不緣迎送奉承用以耗精力然後
各府州縣庶幾少有實效矣夫政在養民義先定國所謂
實政者救今日之弊之是也嘗聞守令有九事曰治民生
計也清民賦役也通民財用也興民禮教也防民暴亂也
皇明兩朝雜抄 卷六 二十七時九

五者皆實政而簿書詞訟等不與焉興禮教則倡德行重
鄉約防暴亂則練鄉兵嚴保甲此二者於匱乏一救之後
賢守令自能力行之迺今救民匱乏則莫要於生養賦役
與財用之三事者伏見近來守令每借口於撫字云自拙
於催科臣等竊謂欲撫百姓自有惠政原不係催科之拙
與不拙也所謂惠政必使嗷嗷赤子各遂生計或開墾禁
鑿或勸農賑饑或蠶桑或樹畜或商賈或工或作或山澤
興利凡一應有生計可措者因地便民得所欲焉曰治民
生計者蓋如此至若今之催科原有額數催科云拙徒不
過縱批頭攬戶之侵欺長猾胥積棍之瞞隱滋奸頑官解
之拖捱而小民不蒙惠也自非精敏通才輒於錢穀莫考
其要弊孔莫究其原要必嚴責府縣清查覈凡見徵錢
糧除災傷蠲免外設法追完通負錢糧除遠年恩赦外其
近年侵欺瞞隱拖捱者盡數查出甚則呈請上司追究如
情節重大並許奏 聞有錢糧不完不清者自用縣以上
至分守管糧等官照例不得轉陞離任如不完不清至五
分七分以上者戶部歲終照例查察降黜蓋賦有常經乃
所以足國推後從輕減實可以便民曰清民賦役者蓋如
此迺若通民財用者蓋念民之困窮極矣錢法通行於民
最便今不但南方未有行者即 輦轂之下且阻格馬臣
皇明兩朝雜抄 卷六 二十八時十

要員令 崇文門查照舊法以錢為稅外凡各衙門納官
用皆須額定半銀半錢又必通行南北用錢地方凡係存
留本處納官用銀兩並額定半銀半錢若素不行錢地
方限文書即日聽撫按官議處有能倡率錢法通行者許
撫按特薦量陞獎勵備官有阻撓並令在京巡城御史及
內外巡按科道等官參奏但錢之為用每銀一分只額限
換用嘉靖通寶六文其前代舊錢皆視作時貴賤用七分
之一庶錢不過賤民皆樂用嚴立諭禁不許故違有故違
者當即重治更宜申重鑄錢之令兩京工部添設鑄錢仍
史 74-13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ertongbook.com